

钓矶立谈 宋 史温

●序

叟，山东一无闻人也。清泰年中，随先校书避地江表，始营钓矶于江渚。先校书意薄簪组，心许泉石，每乘双犊版辕车，车后挂酒壶，山童三五人，例各总角，负瓢并席具以自随。遇景物胜概，则取酒径醉，或为歌诗，自号钓矶间客。割江之后，先校书不禄，叟嗣守弊庐，颇窥先志，不复以进取为念。会王师吊伐，李氏挈宗以朝，湖海表裹，俱为王人。大同之庆，有识之所共，咸以为百生不可逢之盛际，叟独何者，而私自怫郁，如有怀旧之思。追惟江表自建国以来，烈祖、元宗其所以抚奄斯人，盖有不可忘者。时移事往，将就芜没，叟身非朝行，口不食禄，固无预于史事，顾耳目之所及，非网罟之至议，则波涛之呓语也。随意所商，聊复疏之于纸，仅得百二十许条，总而题之曰《钓矶立谈》，使小子温成诵于口，粗以存其梗概云。吁！文惭子山之丽，兴衰则有之；才愧士衡之多，辨亡亦几矣。

自杨氏奄有江淮，其牧守多武夫悍人，类以威鹜相高，平居斋几之间，往往以斩伐为事。至有位居侯伯，而目不识点画，手不能捉笔者。及烈祖以军功牧升州，初以文艺自好，招徕儒俊，共论治体，总督廉吏，勤恤民隐。由是远迹宅心，以为己归。义祖闻之，自京口往视其所为，见其城隍浚整，楼堞完固，府署中外肃肃，咸有条理，遂自徙治而居之，更以京口付烈祖。时金陵之民，顾怀其惠，莫不心折气沮，但逼迫义祖之威，而无敢建白者。初，烈祖雅不欲朱方之行，旁为宣城，而义祖不之许，尚迟回若有所待。客有宋齐邱者，私劝烈祖曰：“昔项羽叛约，王沛公以汉中之地，时皆以为失职左迁，唯萧何赞之，以为语有天汉，其称甚美。今明使君中有大志，而忽得京口，其名殆不可失也。且西朝拱己，知训童昏，老臣宿将，不甘诟辱，度其势乱在旦暮，蒜山之津，曾不一昔而可以定事。更舍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，卒卒度岁月，其亡聊奈何？”烈祖惊起执其手，曰：“善哉子嵩，非吾子，吾无所闻之。”中夕促驾而之官。其在京口，政犹金陵也。居无何，朱瑾杀知训，广陵大乱。烈祖以兵宵济朝，不易位而中外晏如，遂代知训执政柄，霸图兆于此矣。

叟曰：祸福之来，虽各象德，而事有机会，皆相凭藉。是以风旋而上升，水激则弥悍，有情之所忘，每为无情之所转，大空之中，夫畴觉之哉！向若义祖本无歆羨金陵之心，则烈祖不得徙镇矣。又烈祖以梅冶自乞，或如其欲，则亦无因而至京口矣。京口之不至，则广陵之乱，孰恃而弭。广陵之功不在烈祖。则霸图亦无自而托业矣。吁，夫岂人谋之所及也邪！非人谋之所及，然后有以知天命之至，不可以幸而冀也。昔者伊挚以媵女而相成汤，百里奚鬻羊而见知于秦，窦姬行号而母汉室，袁妇伏膝而媵曹宗，是故非意之意，尝为事

之基胎，一日之落，君子不以为病焉，知卒业之有所在故也。

赵王李德诚有客，能言天文，以之占测时事，十有七八。一旦，谓德诚曰：“昨夕元象大异，扬州当流血无限，朝贵陷首穴胸。”后考其日，乃朱瑾杀知训之夕也。又烈祖执政柄时，义祖忌之，将启以知询为代，中外岌岌，人无固志。宋齐邱夜召知术者刘通微，同宿而徵其事。坐久，闻鼓声，通微投袂而起曰：“子嵩，事必中变，政事仆射安若太山，不足多虑也。彼怀恶志者，自当受祸。金鼓之声澌澌然，殆有大丧与！”夕未曙，捷步至，白义祖死矣。

叟曰：吉凶之萌，未见兆朕，而上动躔次，旁关声象，彼知术者，乃能言之于事先，若合契券，曾无毫厘之差。然则阪之不可以为陵，陵之不可以为隄，高下降杀，固已有经分而悬定于冥默间者矣。世之昧者，方且逞智计，荣思虑，虚^十夸毗，以意其所不可必，颠狂妄行，而卒与祸会，吁，可胜恨也邪！

吴王称号淮海，时广陵殷盛，士庶骈阗。忽一旦，有黄冠道人，状如病狂，手持一竿，竿首挂一木，刻为鲤鱼形，白云钟离人也，行歌于市曰：“盟津鲤鱼肉为角，濠梁鲤鱼金刻鳞。盟津鲤鱼死欲尽，濠梁鲤鱼始惊人。”又云：“横排三十六条鳞，个个圆如紫磨真。为甚竿头挑著走？世间难遇识鱼人。”大率如此意者，凡数十篇，时人莫能晓。岁余，忽不知所之。其后武义年中，江南谣言又有“东海鲤鱼飞上天”之语。及烈祖受命，复姓李氏，立唐社稷。其言方验。

叟曰：鲤之与李，声相通也，鱼而肉角，则龙矣，虽以金刻鳞，犹为鱼也。江南虽为强国，而以偏霸终焉，鱼之象也。顷尝读西天竺书，说因因相袭，皆如旦之有夕，相随不舍，其言将信然。大抵帝王称制，其德泽方广，滋被渗漉，流以及远，根叶布，虽五运互迭，不无兴衰，要其种姓，当有肖似者。是以二帝三王，共祖轩辕，卯金之祚，绝而复续。江南诸萧，虽享国之日浅，然无大罪戾。向契丹使至江南，乃云：“有萧氏者，与耶律氏相为始终。”由是观之，濠梁胄出盟津，厥有旨哉！

列祖初得政，尽反知训之所为，接御士大夫，曲加礼敬，躬履素朴，去浮靡，而又宽刑勤理，孜孜不倦。是时方镇窥伺，事资弹压，烈祖视听不妄，指才为中节，平居自号曰政事仆射，高位重爵，推与宿旧，故得上下顺从，人无异意。齐台之建，擢宋齐邱、徐为左右丞相，于其所居第旁，创为延宾亭，以待四方之士，遣人司守关徼，物色北来衣冠，凡形状奇伟者，必使引见，语有可采，随即升用。听政稍暇，则又延见士类，谈宴赋诗，必尽欢而罢，了无上下贱贵之隔。以此二十年间，委曲庶务，无不通知，兴利去害，人望日隆。沈彬先事《献山水画障》诗云：“须知手笔安排定，不怕山河整顿难。”及将受禅，头陀范志嵩赋《月诗》云：“徐徐东海出，渐渐到亭衢。此夜一轮满，清

光何处无？”概以是言之，人之与能也，有自来矣。是以吴社迁换，而国中夷然，无易姓之戚，盖盛德之所移故也。

叟曰：峻极之山，神明凭依，翳荟之邱，云气出焉。凡水之有旋桓折波者，必生修鳞，帝王之量，其亦有以异人者矣。尝试观孝高皇帝，其总收权网，维御群隼，当国匪解，郭守纯朴，虽汉之高、光，不是过也。徒以其崎岖偏左之国，地势不便，加以天之付畀，自有限量，只是远图之所就，仅足以称霸而已，惜夫！

武义中，有童谣云：“江北杨花作雪飞，江南李树玉团枝。李花结子可怜在，不似杨花没了期。”及烈祖受禅，其日白雀翔于庭，郡国以符瑞言者，不可以数计。其尤著者，江西杨化为李，临川李树生连理，于是始下还宗之议。初立唐宗庙，定郊堂之位，圜丘毖祀之夕，乃孟夏上旬，月至三鼓当没。而升坛之际，皎然如昼，柴燎毕乃没。太史奏言：“月延三刻。”远近叹以为异事。

叟尝见长老相与言，颇有疑，以为未必然者，其意盖以谓南唐在六合间，才数州之境，讵得天应以祥眚如是之审也。叟辩之曰：“人之精诚，上下感假，旦昼之所接，精之所交，亦何所不有。昔卫先生画长平之策，而太白袭月，燕丹谋秦，而白虹贯日，鲁阳挥戈，而羲轮辍御，宋景有一言之善，而法星退舍，以至柳起上林，石立太山，赤伏登汉，金雌讖晋，或曲为一姓，或专繇一人，亦有庶女含冤，而赤地千里，陨霜杀菽，匹夫致孝而鱼跃冰开，冬竹生萌。近世马仁裕之生也，紫气充庭，卢文进出军失律，而黑鳞拥膝，及其歿也，赤氛宵腾，有星落如杯，姚景昼寝，而丹蛇游于颿准之间，王舆梦有流星之警，而几毙于飞石。凡此数子者，位不过节将，然犹胖蛮昭彰，又况胙土开国，五十年中江表无事，为人神主以对越上下者耶！说者乃以隋志日行上道，遂疑往事无准，固不可以执一而废百也。

烈祖每言：“百姓皆父母所生，安用争城广地，使之肝脑异处，膏涂草野。”是以执吴朝之政，仅将一纪，才一拒越师，所谓不得已而用之。及受禅年，两江土寓，比诸侯最广，兵力雄盛，气可以吞噬，谋臣桀将，方有建立功名之意。一日内宴，中坐有诏曰：“知足不辱，道祖之至戒，革廓则裂，前哲之元龟。子嘉与一二卿士大夫共服斯箴，讨伐之议，愿勿复关白也。”其后钱塘大火，宫室器械为之一室，宋齐邱乘间进言曰：“夫越与我，唇齿之国也。我有大施，而越人背之，虔刘我边陲，污浊我原泉，股不附髀，终非我用。今天实弃之，我师晨出而暮践其庭，愿勿失机，为后世忧。”烈祖愀然久之，曰：“疆域虽分，生齿理一，人各为主，其心未离，横生屠戮，朕所弗忍。且救灾睦邻，治古之道，朕誓以后世子孙，付之于天，不愿以力营也，大司徒其勿

复以为言。”于是特命行人，厚遗之金粟缁绮，盖车马相望于道焉。暮年先理治命，引元宗而告之曰：“德昌宫凡积兵器缁帛七百余万，吾弃代后，汝善和邻好，以安宗为意，不宜袭隋炀帝之迹，恃食阻兵，以自取亡覆也。”于时中外寝兵，耕织岁滋，文物彬焕，渐有中朝之风采。元宗之初，尚守先训，改元保大，盖有止戈之旨，三四年间，皆以为守文之良主。会元老去位，新进后生用事，争以事业自许，以谓荡定天下，可以指日而就。上意荧惑，移于多口，由是构怨连祸，蹙国之势，遂如削肌。其后宋齐邱复起于迁谪之中，谋为自固，更相唱和，兵结而不得解矣。未及十年，国用耗半。有杜昌邻者，经事永陵，还自外镇，复领计司，抚按大恟曰：“国事去矣！夫鸿鹄养护六翮，将致千里，今拔取之，以傅斥晏，宁不使人恨恨也！”

叟尝笑诸葛孔明号称王佐才，然不知地小人单，穷兵不体，两川之人，坐是不聊生。忠则忠矣，安所事智。今江南壤毛瘠薄，土泉不深，其人轻佻剽悍，不能耐久，非中国之敌也。自有宇宙以来，未有偏据而可以成大功者。稽考永陵之心，夫岂不欲以并包席卷为事耶，顾其所处势，有未便故也。有如孙、陈之季，皆区区不度，以至鱼烂，由是言之，江表五十年间，父不哭子，兄不丧弟，四封之内，安恬舒嬉，虽流离侨寓之人，亦获案堵，弗夭弗横，以得及真人之期。吁！烈祖为有大造于斯土也，明矣。

周世宗伐淮之岁，建阳孟贯于驾前献所业。其首篇《贻栖隐峒章先生》，有“不伐有巢树，多移无主花”之句。世宗宣见，问贯曰：“朕伐罪吊民，何有巢无主之有？然献朕则可，他人应不汝容矣。”

叟以谓孟贯小生，不知所以邀说万乘之道，而世宗皇帝，亦不得不为失辞。古训有之：“师以直为壮，曲为老。”又魏绛之辞曰：“师众以顺为武。”王者之师，有不出则已矣，其举事也，沛如时雨之将至，百嘉仰之以生焉，夫人胥仰之以生，则孰肯为敌而输死。江南初未有失德也，徒以连叛臣而致讨，且疆场之故，一彼一此，亦胡可胜言。乃如周之本谋，但规取淮壤，而借此以为之辞。诗云：“鼓钟于宫，声闻于外，声之所驰，无翼而能飞。”方将幸人之不之知，弗可得也。顷见故老，犹能言淮上事。周师之出也，亩无栖粮，芻昆无留藏，卷地以往，视人如土芥，坟墓圯毁，老幼縲，墟落之地，腐骨填，里鼓绝响，殆无炊烟。于是自邢沟以北，皆群众聚而成团，糊纸以为甲，壤锄以为器，因废垒以为固，官军与之对，则往往折北。是以刘仁贍以死守寿春，人相啖食，而城卒不肯下，孙忌睢盱于楼车之上，不顾身首异处，违诏而致其区区之忠。为人臣有如此二人者，可以与古烈士比，曾不标异以奖薄俗，而俱从显戮，文武之师，固如是乎！当此之时，人心踴踴然南首，以冀会李氏，君臣失谋，横生嫌间，其兵出不返，望旗而先溃，然且銮輿再驾，而仅足

以成割江之计。所谓楚则过矣，齐未为得也，顾岂如甲戌之师，曾不衄而一国归命焉。《诗》云：“匪疚匪棘，王国来极。”正斯之谓欤！

宋子嵩以布衣干烈祖，言听计售，遂开五十三州之业，宗祀严配，不改唐旧，可为南国之宗臣矣。及世事移改，新用事者爪距锐，方曹起而朋挤之，当其吊影于九峰之底，所谓几濒于死地。一旦复得政柄，内顾根柢失据，危而易摇，因隳其初心，而更思所以自完计，首开拓境之说，规以矜企动上心。于是南生楚隙，西结越衅，晚举全国之力，而顿兵于瓯闽，坚壁之下，飞挽刍粟，徵发徭戍，四境之内，为之骚然。钟山李公建勋为赋诗，有“粟多未必为全策，师老须防有伏兵”之句，盖切中于当时之病。李宗坐是不竞，而子嵩之名，亦因以陨。悲夫！

叟尝谓颓垣夷塹，何有于污墁；毁冕裂弁，孰施于面目，正子嵩之谓矣。且古之欲固其位者，亦何所不为为，女宠妇谒，所以荡其情也；为田猎观游，所以耗其志也；为落落不合，所以开其矜夸也；为战斗危事，所以胥其怯怯也，人君倘不自觉知，未有不堕其计中者。窃尝譬之，一国之有君，犹心之宅百体也，苟一体之不密，则肤腠受邪，而病气于其正矣。病气于其正，日以渐靡，而曾不知惧，犹且表表自喜，以为完人其可复觐也耶！有如子嵩者，其生平志业，盖以孔明、茂宏为不足法，至其晚节末路，乃乘人主肤腠之隙，而危为一窍之邪。鄙哉斯人也？鄙哉斯人也！古语不云乎：“栋折榱崩，侨将压焉。”抑谓是也夫！

边南院之始为将也，爱惜士卒，分甘绝苦，其所过之地，秋毫不犯，出入城邑，整齐而有容，时人从而目之曰边菩萨。望其旄纛之所指，举欣欣然相告曰：“是庶几其撩理我也。”及其既耄，则威不克爱，纲纪紊乱，玩侮饕餮，禁约不胜。时人又从而目之曰边和尚，望其旄纛之所指，举疾视而相告曰：“是愤愤者，无宁其浼我也。”

叟曰：夫爱憎之实，既贸于区中，则毁誉之形，必迁于外次。譬之龟焉，灼其中者，文见于兆矣。古语云：“爱其人者，爱其屋上乌；憎其人者，憎其储胥。”夫乌之所集，其屋必润，储胥者，主人储意以待客之地，其敬我者，更将致憎，故君子之所以自立，不可不戒。

唐祚中兴，大臣议广土宇，往往皆以为当自潭、越始，烈祖不以为是。一旦，召宋齐邱、冯延巳等人俱入，元宗侍侧。上曰：“天下之势，抵昂如权衡，要当以河山为腹背，腹背奠，然后手足有所运。朕藉扬徐遗业，抚有东夏，地势未便，犹如绘事窘于边幅，虽有手笔，无所纵放。毛遂云：“锥未得处囊中故也，如得处囊中，则必颖脱而出矣。我之所志，大有以似此。每思高祖、太宗之基绪，若坠冰谷，痿人不忘起，盲人不忘视，以方我心，未足以训其

勤。然所以不能躬执干戈为士卒先者，非有所顾吝也，未得处囊中故也。”冯延巳越次而对曰：“河山居中，以制四极，诚如圣旨。然臣愚以谓羽毛不备，不可以远举；旌麾黯暗，不可以号召；舆赋不充，不可以兴事。陛下抚封境之内，共已静默，所以自守者足矣，如将有所志，必从跬步始。今王潮余孽，负固闽徼，井蛙跳梁，人不堪命；钱塘君臣，孱弩不能自立，而又刮地重敛，下户毙踣；荆楚之君，国小而夸，以法论之，皆将肇乱。故其壤接地连，风马相及，臣愚以为兴王之功，当先事于三国。”上曰：“不然。土德中否，日失其序，倘天人之望，或未之改，朕尚庶几，从一二股肱之后，如得一拜陵寝，死必目瞑。然尝观刘德舆乘累捷之威，群胡敛衽之际，不得据有中原，乃留弱子，而狼狽东归，朕甚陋之。及闻李密劝元感鼓行入关，意壮其言，至密自王，亦不能决意以西也。近徐敬业起江淮之众，锋锐不可当，不能因人之心，直趋河雒，而返游兵南渡，自营割据，识者知其不能成事矣。此皆已事之验也，朕每伤之。钱氏父子，动以奉事中国为辞，卒然犯之，其名不祥。闽土险瘠，若连之以兵，必半岁乃能下，恐所得不能当所失也。况其俗怙强喜乱，既平之后，弥烦经防。唯诸马在湖湘间，恣为不法，兵若南指，易如拾芥。孟子谓齐人取燕，恐动四邻之兵，徒得尺寸地，而享天下之恶名，我不愿也。孰若悉舆税之入君臣，共为节俭，惟是不腆之圭币，以奉四邻之叹，结之以盟诅，要之以神明，四封之外，俾人自为守。是我之存三国，乃外以为蔽障者也。疆场之虞，不警于外廷，则宽刑平政，得以施之于统内，男不失秉耒，女无废机织，如此数年，国必殷足，兵旅训练，积日而不试，则其气必倍。有如天启其意，而中原忽有变故，朕将投袂而起，为天下倡。倘得遂北平潜窃，宁旧都，然后拱揖以招诸国意，虽折简可致也，亦何以兵为哉！”于是孙忌及宋齐邱同辞以对曰：“圣志远大，诚非愚臣等所及也。”上尝服金石药，疽剧将崩，呼元宗登御榻，啮其指，至血出，戒之曰：“他日北方当有事，勿忘吾言。”保大中，查文徽、冯延鲁、陈觉等争为讨闽之役，冯延巳因侍宴，为言曰：“先帝齷齪无大略，每曰戢兵，自喜边垒，偶杀一二百人，则必赍咨动色，竟日不怡。此殆田舍翁所为，不足以集大事也。今陛下暴师数万，流血于野，而俳优燕乐，不辍于前，真天下英雄主也。”元宗颇领其语。其后闽土判涣，竟成迁延之兵，湖湘既定而复变，地不加辟，财乏而不振。会耶律南入，中国大乱，边地连表请归命，而南唐君臣束手，无能延纳者。韩熙载上疏，请乘衅北略，而兵力顿匮，茫洋不可为计，刮痍裹创，曾未得稍完。而周祖受命，世宗南征，全淮之地，再战而失，元宗始自叹恨，厌厌以至于弃代。时有隐君子作为《割江赋》，以讥讽其事。又有隐士诗云：“风雨揭却屋，浑家醉不知。”将迁幸南都，而伶人李家明亦献诗云：“龙舟悠漾锦帆风，雅称宸游望

远空。偏恨皖公山色翠，影斜不入寿杯中。”故知倾国之渐，良由废烈祖之圣训而致然也（按所云隐士，即叟父虚白也）。

叟曰：国之将亡，反本塞源，元宗自在藩邸，仁孝播闻，及怵于贼臣之谗言，至诋诬先烈以自圣，啮指顾命，忽如风之过耳，天不祚唐，可为伤心。吁，卜金人小夫，不足以共谋国也如此，叟每念于中，则不觉为之堕睫。

烈祖使冯延己为齐王宾佐，孙晟面数延己曰：“君常轻我，我知之矣。文章不如君也，技艺不知君也，谈谐不如君也，然上置君于亲贤门，下期以道义相辅，不可以误国朝大计也。”延己失色，不对而起。

叟曰：昔贾谊为汉建治安之策，其言反覆，每以太子为根本，及太宗皇帝朝刘洎，亦推明其说，盖传付之重，当慎厥初。伏观元宗天资粹美，闻见卓远，倘使重厚识体之臣，左右前后助成圣德，则必能拱手垂衣，克承负荷。叟闻长老说，冯延己之为人，亦有可喜处，其学问渊博，文章颖发，辨说纵横，如倾悬河，暴而听之，不觉膝席之屡前，使人忘寝与食，但所养不厚，急于功名，持颐竖颊，先意希旨，有如脂膩。其入人肌理也，习久而不自觉，卒使烈祖之业，委靡而不立。夫然后知孙丞相可谓有先知之明，世之议者，乃指以为由伎心而发，岂其然耶！

陈觉不俟诏旨，进讨福州，冯延鲁贪功，亟谋掎角。及戎律大挠，輿尸不归，元宗大怒，命锁二臣至国都，夺官流之支郡。秘书丞韩熙载上疏，请诛斩以谢国人，其略云：“擅兴者无罪，则疆场生事之臣，恬不知畏；丧师者获存，则行阵效死之士，何视而劝？”元宗不能用其语。

叟初闻江南老人言，熙载素恶于二冯，又与陈觉故不相知，是以因其隙而危攻之，其言不无过也。及见后主归命，家国湮覆，求其倾圯之渐，乃兆于讨闽之役，然则虽断二子之首，盖不足以赎责。自樊若冰哀取阴事，输之于天朝，国人恨之，入于骨髓，至发其先垄，投骨于江流。由是以考之，韩之至言，当自为体国而发，彼轻以小人之心，而揣量君子，殊愧前闻之陋。

元宗神彩精粹，词旨清畅，临朝之际，曲尽姿制。湖南尝遣廖法正将聘，既还，语人曰：“汝未识东朝官家，其为人粹若琢玉，南岳真君恐未如也。”是以荆渚孙光宪叙《续通历》云：“圣表闻于四邻。”盖谓此也。又其天性雅好古道，被服朴素，宛同儒者，时时作为歌诗，皆出入风骚，士子传以为玩，服其新丽。是时承烈祖勤俭之后，国家富给，群臣操觚管小技，侍从左右，承间纳科说，多自谓国势崇盛，如举太山以压朽壤，荡定之期，指日可俟。会闽、荆兄弟争国，有衅可乘，上亦昧于几先，营惑利口，于是连兵十许年，国削民乏，渺然视太平之象，更若捕风系影。初，惠昭太子少有远见，力谏上不知息兵养民，不蒙听纳，忽忽自失，以至暴亡。至是上痛自惩艾，复思太

子语，往往涕下交颐。自议南迁豫章，百不如意，邑邑无聊，以至捐弃服御。

叟尝读《汉书》，见班固赞元帝优柔，大率颇似元宗，古今异世，而乃适同尊号，西都坐是不振，而南国亦复阴阴如日就暮，因感扬雄论鲁不用真儒之说，又传称是仪也，非礼也，唯礼为能定国。吁，非真儒不足以救国之危削，非明礼不足以权国之安荣，元宗君臣，殆有遗恨于此。

西平王周本经事诸杨，最为纯臣，虽不知书，而爱重儒士，宾礼寮属，不挠其权，故所至称治。后唐庄宗初入洛，吴遣卢革致贺，帝历数南朝大臣，尤多本以为忠勇。叟尝记危全讽以十万众据象牙潭，楚人为围高安，以为之声援。朝廷旰食，严可求荐本可以为将，本坚辞不肯起，徐自建白曰：“往年长洲之战，非不敌也，特以上将权轻，下皆专命，互相观望，以至军不克振。今必见委，倘不设偏裨，老臣愿出死力，以报厚恩。”朝廷许之。本乃具选兵七千人，计日赍粮，晨夕兼驰，朝贵或有追送者，不肯少留，且曰：“兵事神速，停营信宿，众寡情见，则不可用也，吾欲及其锐而使之。”是时高安危急，人皆谓当先策援。本曰：“不然，楚人非有战心也，姑欲牵缀我师，使全讽得毕力尔。我必先擒此贼，彼自当解。”遂直捣象牙潭，突其垒，疾攻之。全讽少其众，且笑本率易，殊不顾答。本先遣劲卒穿出其后，乘高疾呼，抚人大崩，矢石未及接，争赴水以死。本建大将旗鼓，徐趋而薄之，全讽据胡床瞪视，不及指挥而就擒。我军大欢，楚人果宵遁矣。

叟尝壮西平此举，以为近世未有成功之速如此比者。尝见中朝常丞相衮有言曰：“自二汉以来，每有兵戎，必建专征之帅，卫青、霍去病专统五道，连率九郡之师，遂清漠北，窦宪发北军五校黎阳沿边十二郡骑，及羌胡匈奴兵，卒勒燕然。魏命夏侯都督二十六军，留镇于巢，终成帝业。晋命王浚、杜预等七军都督二十万众，卒平东吴。后周时，奚胡杂种叛于夏州，一城之难，贼众至少，犹命于谨置大行台，统五州军事以讨平之。隋五原部落杂叛，敌甚易取，亦使高频领行军元帅以出征。及国初，辅公反丹阳，命李靖为副元帅，统李绩等七总管以擒之，吐谷浑寇边，命任城王道宗等五军击降之。开元以后，天下无事，戎镇玩安，浸紊经制，然至德以来，尚有统帅也，唯邺城之役，九节度之师，逡巡而溃，以无统帅，无所制命故也。吁！纆墨牵俱长，则颠蹶可俟，驂服共驾，则轮輿必奔，孰谓西平不知书耶，盖与兵法可谓暗合者矣。

高审思守寿春，大为做备，晨夕出号，刁斗相属，躬率士卒，缮完城堞，楼橹渠答，色色整饬。或谓以为选懦，大不可以示敌也。掾史闻而耻之，因间入白曰：“此城天险，号曰金汤。今以明将军之威，士卒莫不效命，亦安用晓昏孜孜，劳苦神算者耶？”审思笑而答曰：“君以老兵为怯耶？夫兵固多变

，不可以不惧，过而防之，策之上者。君但治曹事，看老兵格虏如何尔。”一旦北兵奄至城下，先使水工夺城中水道，穿浚所从入，每碍于角勒不得进，又为棚车载兵，以临城上。城中飞竿起火，随方而焚之，立尽。又为地道潜攻，向城而隧之所出，适与金鼓相值。北兵相顾失色曰：“此真守边将军也。”解围而去。行未数里，而审思先为潜机，载劲卒行地中，绕出北兵之前，曳薪扬尘，岔埃涨天，鸣鼓疾呼而至。北兵愕眙，皆以为从天堕也。审思又发悬门，出众夹而攻之，北兵歼焉。由是终审思之世，寿春不受围。向日掾史，拜而言曰：“将军天也，愚不能及矣。”

叟曰：古之善将兵者，能勇能怯，能弱能强，高审思其有焉。

徐丞相反覆于杨、李之际，竟以恩泽自固，累临方镇，率以贪浊闻。其性本好神仙，颇修服饵之术，然乃以贱价市丹砂之下者，以充其用。

叟曰：彼甘心以营服食，盖至诚以爱其躯命者也，尚犹顾吝若是，求其莅官政，处国事，夫又何观。吁，充徐侯之操，真所谓膏肓之疾欤！

烈祖初造唐，劳心五十余年，须发为之早白，其所以侧席倾迟，天下之士，盖可谓无所不至者矣，然仅得宋齐邱、孙忌、李建勋等数人而已。就数人中，孙与宋不能善终，而钟山公又雅尚廉退，是以三世开国，而谱传所录，无大可纪者。当是时，天下瓜裂，中国衣冠多依齐台，以故江南称为文物最盛处，然其濯濯如此云尔。及宋子嵩用意一变，群小佞人乘资以骋，二冯、查、陈遂有五鬼之目，望风尘而投款者，至不可以数计，彼正人端士，虽数路广取，劳谦迟久，而不可以多得，翕訾诡随之党，顺风一呼，而肩摩踵决，唯恐其不容。天意之不齐，乃至于是。

叟曰：昔汉武帝营甘泉宫，度为千门万户，以致神灵。是时南山中有所谓卷舌柏者，一名侧柏，一名珠子松，帝受其缢缢下垂，如建翠凤之旗，如仙女委，其色相照耀，有如夺人之目，因诏凡旁南山诸县如蓝田等处，率岁致三十本，列植于阶庑之间。考汉之诸帝，唯孝武长年以岁计，其所致不知其为数几何，其后孝元帝用诸儒之说，尽废诸秘祝之祠。自武至元，为日亦未几也，祠官长陵董可宗按行故宫，求识所谓珠子松者，漫不可复得，毁垣断堑，但有胡耳等蒙密充刃乎其中。彼所谓胡耳者，本西域植物，中国故无有也。自张騫通诸国，时有为羊马之献者，胡耳之实，偶缀于毛端，因得遗种五陵，人所谓鄙弃樵牧，以下为材者，霜冬就槁，常困焚如之祸。呜呼！近如南山，而过为万乘之所爱录，又率岁以致之，侧柏顾不能存之于数十年间，远如西域，特因羊马之残毳，而燔{廿仍}鄙贱之余，未有如胡耳者，而乃延曼弥满，至不可胜除。然则是果天意欤，是果非天意欤！千世之下，而士之多感激者，必将潜然于叟之斯言。

太祖讨李重进于扬州，南唐遣冯延己受命。太祖召对，谓延己曰：“凡举事不欲再籍，我遂欲朝服济江、汝主何以相待？”延己对曰：“重进奸雄闻于一时，尚且一战就擒，易如拉朽，蕞尔小国，诚不足仰烦神虑。但江南士庶，眷恋主恩，各有必死之志，若天威暴临，恐须少延晷刻。大朝倘肯捐弃数十万卒与之血战，何虑而不可。”太祖笑曰：“吾与汝主大义已定，前言聊以戏卿耳。”

叟尝谓延己此言，可以寒心，遭逢太祖，圣德宏达，笼络宇宙，方且置江南于度外，是以延己小夫，奉使失辞，曾不加质责，聊答之以一笑也。向若褊量如魏祖，有伎心似隋文，则延己之斯言，乃为致讨之因矣。曾忆春秋时，齐、鲁构兵，齐侯谓鲁之行人曰：“鲁人恐乎？”对曰：“不和则有之，恐则未也。”齐侯曰：“野无青草，室如悬磬，何恃而不恐？”对曰：“其小人痛其父兄之仇，不能茹度而愿致其死力，何有于恐？君子则更悼失言，以致君讨。”且曰：“先公僖、桓以来，世寻载盟，祖宗之言，明神实闻，无宁及君之世，而肯覆其成，唯此之恃，亦何有于恐。齐侯曰：“善。”解兵而加聘焉。是故小之所以事大，信不渝焉，将托传于说辞，忠信以守之，说辞以行之，犹恐不免焉。故曰：延己此言，可为寒心。

义祖尝梦临大水，水中有黄龙无数，旁有一古丈夫，冠服如《三礼图》所画节服氏之形，荷一大戟而立，语义祖曰：“汝可随意捉之。”义祖袒身而入，捉得一龙而出，惊悸而觉。未几，掠得烈祖，养以为子。又烈祖一日昼寝，梦一黄龙出殿之西楹，矫首内向，如窥伺状。烈祖惊起，使人侦之，顾见元宗，方倚楹而立，遣人候上动静，于是立嫡之意遂决。后主时，浔阳潮退，有一大鳅环体于洲上，时时举首金喙，水自脑而出，数日乃死。濒江之人，饕食其肉，世说以为海神凿脑取珠，因以致毙。

叟时不悦，知江南国将除矣。何则？受命之初，黄龙入梦，今龙之弗兆，而海鳅见形。夫鳅之不可以为龙也，顾其躯体虽大，亦何所益，然且不容于其藏，而暴露于江渚，骨节解而膏肉分，非亡征而何。

后主天性喜学问，尝命两省丞郎给谏、词掖集贤、勤政殿学士，分夕于光政殿，赐之对坐，与相剧谈，至夜分乃罢。其论国事，每以富民为务，好生戒杀，本其天性，承蹙国之后，群臣又皆寻常充位之人，议论率不如旨尝。一日叹曰：“周公、仲尼忽去人远，吾道芜蹇，其谁与明？”乃著为《杂说》数万言，曰：“特垂此空文，庶几百世之下，有以知吾心耳。”

叟昔于江表民家，见窃写真容，观其广颡隆准，风神洒落，居然自有尘外意。会大明在天，燭火不约，而销灭兴王，抚运四海，居然而面内，加之保大以来，国谋颠错，民因财匮，百度隳紊，后主适当颓年，势不能支久，盖亦天

时人事，互备于斯焉。

徐铉与其弟锴久被眷顾，家素富贵，多收奇书，弟兄皆力学，以儒术名一时。是以后进晚生，莫不宗尚，唯张洎、潘佑每每讪讥，盖二人负其才藻，不肯少自低下故也。及锴早卒，铉后遂当国，洎因诡与之合，遂出力共挤佑，佑以故多不调，世指徐为少容，而恨潘以不让交，以为失焉。及潘以直谏死，士大夫仰高其德名，为争作诗谏以哀之。是时铉方从容持禄，与国俱亡，故主公论者，少贬其所为。

叟比闻铉及汤悦奉诏书江南事，居处猥僻，未及见其成书，然妄意深疑徐尚有伎心，或将幸潘之歿，而厚诬潘于泉下。夫佑实疏隽，为人少法度，譬如长松古栝，固自多节目，乃若趣操必不肯忍为非义也。平居一言之不酬，虽即刎决而不顾，及其当大事，立危议，挺然不回，去古人亦何远之有。后主既已诛佑，而察其无他肠，意甚悔之，是以厚抚其家，语及佑事，则往往投馈，至为作感伤之文，此南州士大夫所共知也。叟诚逆诈贪书其事，以遗后之人，使正史或出不能，传其谬悠，是亦仁人之用心也。

卢多逊来聘，南伐之形见矣。后主亦微知之，因遣使乞受封册，不报。甲戌岁，季穆衔命，诏后主入陪郊，举国震恐。后主卜金扰，辞疾不敢赴。九月，王师克池州。先是，江南夙将并以殒歿，主兵者多新进后生，大臣皆姻取容，帟幄筹议，自相舛驳，其间轻佼者，日幸兵戈之兴，以为功名可图。张遇、郑彦华不请于朝，遽以轻兵北袭建安军，又欲火滁州之郭，皆不克而返。上流镇守，迎旗奔溃，王师不血刃而傅城下。先是，光政使、门下侍郎陈乔自以为忠义可以谋国，后主亦雅信之，于是诛皇甫继勋，定为城守之计。城中有卢绛者，粗名骁勇，旧经征战，人心倚以为固。乔因与之争言，气白后主，遣率所领授南徐。绛命鸣鼓整旗，由水道方舟而出，王师知其必死，为开围而纵之。自是孤城坐守，无复方略。会刘澄以京口降于越，卢绛转入宣歙山间，中外丧沮，始有请降之议。其日，后主悉坐群臣于殿下，问计所从出。丞相徐铉等皆唯唯不得对，陈乔建白，欲遣人冒围，悉起上流之兵，背城一战，降固未晚也。卫尉卿陈大雅举笏而言曰：“侍郎平日自谓赤心许国，是以陛下悉心相待，名位焉突，流辈所不敢望。今都城受围，复欲遣何人犯难者耶？”后主字大雅而谓之曰：“审己儒者也，平时尚欲急人之急，能强为孤一行，所谓，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诚臣也。”大雅再拜而言曰：“陛下十许年来，焦心养士，群臣不能报称万分之一，今仓卒之际，至烦玉音反覆如此，臣罪合万死，然臣愚以谓覆水之势，殆于难图，臣虽幸承威灵，恐不克办。”后主曰：“我平生喜耽佛学，其于世味澹如也。先帝弃代，冢嫡不天，越升非次，诚非本心。自割江以来，亡形已见，屈身以奉中朝，唯恐获罪，尝思脱屣，顾无计耳，竟烦天

讨，蹙迫如是，孤亦安能惜一日之辱。正以城围淹时，旅拒既久，暴输降款，将不见纳，是以欲起上江征戍，共相影答，然后投诚请命，于是亦或为允。”大雅曰：“陛下乏使令，不以下臣为不佞，臣请死生以之。然敢问上江主帅，谁可委以集事？”后主曰：“洪州朱令斌志不营私，其庶几分孤之忧。”大雅曰：“臣顷经与之同事，至悉令斌之为人，虽断断顾国而无远谋，颇悛谏而自用，臣惧非解纷之才也。”后主曰：“古人有言：‘中流失船，一壶千金。’今日之急，遑暇于择。”大雅曰：“臣请得奉将明命，都护诸军进止，臣虽不武，愿竭驽蹇，或有千虑之一得。若与令斌共事，必无益也。”后主色不怩曰：“诸人平时高谈 I 稷，眼前但欲为任蛮奴计，孤亦何所托命也。”因歔而起。晚出诏付大雅，发令斌等军，督促即行。在雅不敢复辞，以其夜三鼓犯围驰出，时令斌亦以团聚江西军马，欲络绎赴难。大雅至，劝令斌倍道星行，令斌不能用，乃于浔阳口缚大筏，载粮糗军资数十万计，行至石碑，营于新开河口。是日，苦雾昼集，如幕笼罩营上，虽对面人顾不见其掌。自外来者言：“有白气如虹，上互于天。”大雅谓令斌曰：“吾辈为勤王之举，而奇祥若斯，公赴审度，不可忽也。”令斌亦畏惧不悦，斩有罪者数人，引军以行。次日，至虎罴洲，军士望见王师上有气，皆如鸾翔凤舞状，咸知不敌。令斌谓大雅曰：“仆此头颅，决为国家效一死，念与卿俱没无益也，烦卿为先事入白，可乎？”大雅曰：“入城易尔，北兵气象如此，愿明将军明算审数，勿轻举动也。”于是大雅驰还台城，辛勤冒矢石，才得潜入，君臣相持，喑鸣泣下。大雅曰：“令斌军必无成。”于是使乔草降表焉。其日，令斌独乘大航，高数十重，上设旗鼓，蔽江而下。王师聚而攻之，矢集如猬，令斌窘不知所为，乃发急火油以御之。北风暴起，烟焰涨空，军遂大溃，令斌死之。自旦至申，约降未定，而城北角陷，王师入城矣。陈乔羞悸，雉经于阙下。大雅拜辞后主，出投殿角井中，衣挂井干，不得促决，兵人引而出之。统帅曹公义其事，下令葬乔以其品，又录大雅，使与后主自随入朝，拜太子洗马，岁余忽然而卒。

叟尝闻此三人者，皆孤介特立，无游谈之助，故致位不甚通显，及临危效命，独先于众人，乃知忠义激发，见于临事有如此者。叟尝欲为之作传，苦不知其谱系，今行且老矣，私念不腆之文，不足以表衽暴，况复国亡之际，举朝持禄相为沈沦，往往争言其君之短长，以自媒炫，甚可丑也。彼其视朱、陈死事，大雅忘身，宜其媚忌而横相抵訾，必欲其无传而后止。吁，此叟所以执笔涕下，浪浪而不自禁者也。

丞相孙侯忌之在重位也，介独自守，不接见宾客，生平所不喜者；恶之不能忘。其与宋齐邱、冯延己辈，几如不同天之仇。及将命周朝，自知不免，私谓副使王崇质曰：“吾思之熟矣，终不忍负永陵一 A 土，余非所知也。”是时

钟谟亦拔自下位，预闻国事，锐意有为而不肯比数，时辈朝臣嫉之，上下侧目。及北使还朝，为唐镐所挤，卒以窜死。

叟尝谓此二人者，志业不同，虽俱负许国之志，至死而不变，乃如经济庶务，位在百工之上，则似非叟之所闻。何以言之？夫宰相者，大官也，处大官者，不务小察，不规小智。故曰：“大匠不斫，大庖不豆，大勇不斗，大兵不冠。”齐桓公问相于管仲矣，管仲对曰：“鲍叔之为人，清廉洁直，视人不己若者，不以比之于人，闻人之不善入耳而不能忘，无已则隰朋其可。其为人也，上志而下求丑，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。其于国也，有不闻也，其于物也，有不知也，其于人也，有不见也，无已则隰朋其可。”其宰相者，鲍叔之所不能为也，而亦何有于孙、钟孤刺而狼狈，虽周公亦不足观也已。独孤郁有言曰：今之在位者，其无公欤，见一善莫之或称也，其意则曰：“非我事也。”苟以为非我所当事，则无所往而非我事矣，无所往而非我事，天地之间，无乃大寂寥矣乎！今孙、钟之量，不直以为非我所当事而已矣，盖又挈挈焉规露其所有，唯恐人之或先于我也，是以护前而排下，欲以两手为天下之障。呜呼！天地之生材也实难，宰相者当代天工，以匠成庶类者也，其不任责，则必有大谴。今孙、钟非止不任责也，操一国之势而顾与士为仇，然则卒惧于非命者，非不幸也。

常梦锡性犷直。初升朝，见党人互相推挽，日以谬悠尝试之说，聒瞽朝听，梦锡大惊，因发狂归，杜门毛外补。又数年，复还朝列。会上巳日，朝贵出秦淮游宴，坐中有诋大朝事者。梦锡瞪目戟手，曰：“诸君平时每言致君如尧舜，今返自为小朝耶？”众莫之对。梦锡归，遂上表，历指权要朋私卖国，及发宰执狼籍数事。朝廷不能加察，以其语大忤，夺官流徙，梦锡因忽忽不得志以卒。后主时，方追加甄赠。

叟尝谓上古之时，人伪未炽，有所谓指邪戒佞之草，非能切痛于人也，然其芒颖之所摇，已足以破非心于肝鬲矣。德之下衰，文奸而饰诈者渐起，于是有神羊獬存之兽，造形而致触，然未尚有声气也，而其头角之所取，亦足以判曲直，明是非。德又下衰，混淆而区处，以智力相轧，争其消息，乃如寒暑之序，而莫得其端倪，不可复以衡决矣。乃有悻悻<并页>怒之气钟于中，不能之节士，叫号疾呼，陵等而犯分，不惜其躯命而贪，以其不訾之孤力，思有以排拔山之根党。虽且不格以死亡，犹将使后世之下，粗有概操者，亦皆为之毛发森仆双，有如梦锡者，真其人欤！吁，自草而兽，自兽而人，至于人亦极矣，而又且不胜焉。吾不知继其后者，又将孰恃以寄其直耶！冥冥之上，不曰有天乎，借或天且忽然而不以为事，则吾知其末如之何矣。

晋王景遂性好宝玉，尝以玉杯行酒，坐客传玩，以为希世之奇，赞善张易

佯醉抵之地，曰：“贵宝贱士，大王不当如是。”坐上客皆睖眙失色，王敛容谢之。自是每慰荐易。及易当使海东，王惊促入白上，以为朝臣如张易不可多得，柰何远使，使之冒犯风涛也。上曰：“无忧也。如易之为人，海神岂敢侮之耶？”

叟尝谓人之常情，甘于耳目之近玩，而匿于左右之谀言，泯泯以终其身，而不之知觉者，举皆是也。古语有之：“自非圣人，不能受人尽言。”张易轻以胸臆，而回宗藩之嗜好，非惟不加吝惜，而更得褒敬焉。故张易言之无难也，晋王受之为难。回视坐上逢意而赞奇之人，何啻奴颜婢膝乞毛者之所为夫！彼既忍于是态矣，卒然而正直之言，横出于其所不意，求其不沾沾巧谗，以媚嫉正士者，幸矣，则其睖眙瑟缩，颜色不能自主，亦无足怪也。今晋王乃能超然出于流俗寻常之见，而危受国士之言于群枉之中，至为之终身爱惜，惟恐其不至，以是而迹王之所存，其有以大过人者。世之人连连于形迹之伪，而促为敛容以谢者，盖有之矣，然未必由衷也，未必由衷，则不能如王之慰荐易者矣。呜呼！九泉而可作也，叟其拥彗于晋邸之门。

天长令江梦孙，初至官，吏白大厅妖怪不可居，请止便室。梦孙曰：“勿卜，吾自当之。”既夕，果有魅呼笑而至，掀投床几，叩寝室疾呼曰：“江梦孙速出。”梦孙卧闻，答之以喏，乃整服朝服，秉执出户，炉奠爵而祝曰：“不知何人，辄敢召县令？夫令为民长，必有正厅以御群吏，汝或为神，必当受民祀祠，岂得非理与王者主宰争居官府？日月昭晰，吾当奏白。汝虽后悔，其可及乎？”由是阒然，不复闻灵向矣。

叟曰：太古之时，民神杂扰，申命重黎，绝地天通，禹铸九鼎，以图神奸，使人人通知其名象，虽入山林而繆口弗祥之气，弗敢奸也，圣人之所以虑天下后世者，可谓详尽矣。今天长之魅，乃据县令治所，而与其官长争处。吁，岂不怪矣乎！然而人之心静者，天地可鉴也，日月可照也，出其言而不戾于正，则群枉者必将挠服。考梦孙之所以行己者，魅固不格矣。柰何尚且恣睢，作为淫威，及闻正言，然后情得意沮，藏匿伏息，彼亦下愚之类，非所谓黠鬼也。

宋子嵩初佐烈祖，招徕俊杰，布在班行，如孙晟、韩熙载等，皆有特操，议论可听。及晚年惑于陈觉、冯延巳等，更疏薄平时素所知奖者，新进用事之人，声势气焰，往往炙手可热，孙丞相等尝所叹吒。一日，晟间见齐邱曰：“君侯以管乐之材，当阿衡之地，好恶举动，不可不审。且人主所与共心意者，近则法从数君子，远则七人之列，与三院御史，皆绳愆纠缪之任，又劝讲金华，所以开发上听，羽仪储宫，所以隆重国本，皆须搜择硕德，其性方整重质，有守而不回邪之人。比日所除，群听尚且不愜，将复何所冀耶？”齐邱曰

：“无忌素以大量称，号能容同异者，方今大业草创，实藉众俊，柰何铢称而衡较？且人全材，实不易得，若以一节一目而废其寻常，仆惧无时而可以得人也。”晟曰：“不然。仆闻之，昔墨子见染素丝者而叹曰：‘所入者变，其色亦变，凡五入而为五色矣。故染不可不慎也，舜染于许由、伯阳，禹染于皋陶、伯益，汤染于伊尹、仲虺，武王染于太公望周公旦。此四王者，所以染当，故王天下。夏桀染于羊辛、岐踵之戎，纣染于崇侯、恶来，厉王染于虢公长父、荣夷终，幽王染于虢公鼓、祭敦，此四王者，所染不当，故为天下戮。’今晟之私忧过计，非谓求备于人材也，畏所入者变，则其色亦变也。夫戒在于所染，岂惟人主则然，自千乘之国，百乘之家，以至于士庶人，无不其然。君侯德操内定，洞鉴情伪，灼知事物之数，小夫卜金人，固无窜察，晟实恐九重渊深，四聪之路不宜壅塞，倘若左右前后，盆至雾集，政当有敷受之垢，或可以移乾刚之断。当尔之日，君侯方将挈其契领，无所及矣。晟本羁旅之余，智意昏，诚感主上不世之遇，而怀君侯推轂之私，故贪竭其{羽毛}々之思，唯君侯才幸。”又数日，韩熙载入见齐邱，曰：“小人今旦出郊，见群儿为飞鸢之戏，窃有所感激也。今为相君言之，可乎？”齐邱曰：“愿闻之。”熙载曰：“夫飞鸢之初逝也，其丝发于轮，缓急在掌握之间，或上或下，盖唯群儿所欲尔。及空回风迅，线尾端直，进或激昂动摇，群儿相语曰：‘此名索线也，慎不可纵，纵则断线而去矣。’执线轮者，心知其如此，然独念其决起可以快一时之观，而又力亦有所不能加。力不能加，则虽欲不纵，亦不可得也，既纵之，后怦怦如鼓危弦，其声琮，忽一得势，则大挽裂以往，或盘珊太虚之上，或投于沧洲杳渺之外，或宁于积莽翳荟之间，群儿蹶断绪，穷荒径，尽日力而不可得，踵穿衣决而返，至为其亲加扑捶焉。嗟夫！世事大有似此者，愿相君以为念。”齐邱曰：“日者无忌有言，于齐邱之心鼎鼎然，今叔言之辨，可谓微矣。吾方思之，异日有以教我，愿有所承。”熙载曰：“天下之势，盖又有甚于此者，须别日谒之。”及冯、陈、朱查之党成，齐邱地在嫌甚，不得已逊于九峰之谷。一日，晨起览镜，曰：“吾貌有惭色，应愧孙无忌、韩叔言。”盖谓此也。

叟曰：“卜金猾之移人也，顾不怪哉！宋子嵩心知其故，而且不免焉。古诗有之：“当路莫栽荆棘树，他时免挂子孙衣。”乃如子嵩则身惧其难，由其用智之不明故也，惜夫！

山东有隐君子者，素负杰人之材，与昌黎韩熙载同时南渡。初以说干宋齐邱，为五可十必然之论，大抵多指汤、武、伊、吕事。齐邱谢曰：“子之道大，吾惧不能了此。”因引以见烈祖。烈祖曰：“江南之埒如覆瓿，子幸何以教我。”对曰：“昔关中父老语刘德舆曰：‘长安千门万户，是公家百姓，五陵

联络，是公家坟墓，舍此将欲何之。’故小人亦以是为明使君愿，倘不能拓定中土，王有京雒，终不足言也。烈祖颇喜其言，然以南国初基，未能用也，遂擢为校书郎，縻以群从事。雅非其所欲也，于是放意泉石，以诗酒自娱。及嗣主登位，韩叔言表荐其名，召将用之，见于便殿，曰：“臣草野之人，渔钓而已，邦国大计，非臣所能知。”嗣主赐之以酒，饮即径醉，溺于殿陛之下。上笑曰：“真隐士也。”赐田五亩以遣之，遂卒不仕。

叟尝闻帝者得其根柢，王者得其英华，霸者得其附枝，小之不可以为大，犹东之不可以为西也。有如之人者，邀说烈祖以王者之事而不合，则有卷之而已矣，夫岂肯斫而小之也哉！

昌黎韩熙载，字叔言，慷慨有才学。尝著书，号《格言》传于世。家故富豪，颇好侈佚，不为烈祖所礼。元宗爱其词章，且东宫旧僚也，故骤见任用。在朝挺挺谅直，不为权势所喜，至诬以纵酒，黜为和州司马，其实熙载酒量，涓滴而已。久之，复入纶掖，诰令典雅，有元和风采，江表碑碣大手笔，咸出其手。初，熙载自以羁旅被遇，思展布支体，以报人主，内念报国之意，莫急于人材，于是大开门馆，延纳隗彥，凡占一伎一能之士，无不加意收采，唯恐不及。虽久病疲茶，亦不废接对，至诚奖进后辈，乃其天性。每得一文笔，手自缮写，展转爱玩，至其纸生毛，犹不忍遽舍。后房蓄声妓，皆天下妙绝，弹丝吹竹，清歌艳舞之观，所以娱侑宾客者，皆曲臻其极。是以一时豪杰，如萧俨、江文蔚、常梦锡、冯延己、冯延鲁、徐铉、徐锴、潘佑、舒雅、张洎之徒，举集其门。熙载又长于剧谈，与相反覆论难，多深切当世之务。故熙载每有表疏论列，闻听翕然，以为当愜。后主即位，适会朱元反叛，颇有疑北客之意，唯待熙载不衰。又熙载曾将命大朝，留不得遣，有诗题馆中曰：“我本江北人，去作江南客。还至江北时，举目无相识。清风吹我寒，明月为谁白。不如归去来，江南有人忆。”时宰见而悯之，为白天子遣还，以此之故，嫌疑不及。然熙载内亦不自安，因弥事荒宴，殆于废日，俸禄之数，不得充其用。及身没之日，后主痛惜曰：“天夺吾良臣何速也！”遂不爱立，顾左右曰：“今将赠熙载以平章事，前代尝有此例否？”或对曰：“刘穆之赠开府仪同三司，即其例也。”后主即日出手书，诏赠以平章事，追谥曰文靖。葬于梅岭冈谢安墓侧，江南人臣恩礼，少有其比。

叟尝谓进贤受上赏，蔽贤蒙显戮，此兴王之令典也。及读《虞书》称“天秩五礼，天讨五罪。”又《大易》之辞曰：“君子以遏恶扬善，顺天休命。”乃知兴王之所柄，以赏罚者，是乃天意也。宋子嵩、孙无忌以才名高于南唐，子嵩在位三十许年，历处权任，然睚眦自大，而尤恨人之不同己者。无忌铁心石肠，落落以忠赤自许，至其论人材，则门下盖如扫焉。二丞相之死，虽其

事不同，而皆惧非命，并其孙子殄歼无遗，叟意其为天之所殛故也。韩叔言虽奉养过腆，动呈讥议，处世逼迫，略无好，然身死之日，备享哀荣，盖其平生特以爱礼人士为称而已矣。叟又意其为天之所佑故也。夫天之所为，人莫之知，虽勇如贲育者，不能支亦不能移也。后之有位之君子，其戒之哉，其戒之哉！

剑浦人陈陶，学通天人，自负台铉之器，不肯妄干托。及闻宋子嵩秉政，凡所荐擢，率浮靡佞，陶自知决不能入，因筑室南都之西山，以吟咏自放。及齐邱出镇，陶更有蒲轮之望，仍自咏曰：“中原莫道无鸾凤，自是皇家结网疏。”故与水曹郎任畹相善，以诗寄之云：“好向明时荐遗逸，莫教千古吊灵均。”朝廷亦自知其名，欲加召用。会割江多故，未暇也。是时江南多妖孽，彗孛昼见，陶察运祚衰替，不可扶持，遂绝意于荐绅，专以服食炼气为事。又诗有云：“乾坤见了文章懒，龙虎成来印绶疏。”又云：“近来世上无徐庶，谁向桑麻识卧龙？”又云：“蟠溪老叟无人问，间列且梨教《六韬》。”且、梨，其二子小字也。或问其优劣，陶答曰：“味虽不同，皆可于口。”

叟尝谓明王驭世，哲匠宰物，要当使一世之士，相为低昂，无有赍志遗恨者，夫然后物物得其平，夫是之谓太平。昔应侯与贾子坐于堂上，闻有鼓琴之声。应侯曰：“一何悲耶？”贾子曰：“张急调下，故使之悲耳。夫张急者，良材也；调下者，卑处也。取彼良材而卑处之，能勿悲矣乎！是故骐骥不遗能于良乐，良宝不藏耀于隋郢，盖其辉光夜射，则价高秦赵，飞驷灭没，则岂论燕越。物尚有之，士亦宜然。庾阐有云：“桂林生于五岭，杞梓出于南荆。”夫以卉木之盛，犹载在方志，况千里之朝，怀其良彦，而俾之滞于常流，莫登于龙津者乎？故叟以陈陶之志业考之，有以知唐室之不竞。